

我愛上了味多美新出的牛軋糖,它總讓我想到小時候吃的麥芽糖,四川話叫麻糖(得發“湯”的音)。夏日里小販走街串巷,敲糖的兩個鐵錘子在窗外發出叮叮噹噹的碰撞聲,掏出很少的一點錢,就可以換薄薄的兩片回來。我常常是在路上就吃光了。乳白色的粘稠漿汁溫柔又蠻橫地纏住舌頭,吃完之後要拼命漱口才能開口說話。有時候買得很多,媽媽就加上剝好的核桃仁蒸出來,得費力地用筷子攪着吃。太甜蜜了,甜蜜到吃下一碗之後,就會短暫地暈眩,後來我慢慢覺得,大概這種暈眩,就稱之為幸福。

後來看虎媽的報道,在幾乎預設了種種否定之後,卻忍不住被她一句話打動:“如果我面前有兩個按鈕,一個是幸福,一個是成功,我當然會為孩子們選擇幸福。問題是世上沒有那麼一個簡單的按鈕,直接通向幸福。”所

以她提前為孩子們按下了那個她以為能間接通往幸福的,叫“成功”的按鈕。

時間回到 11 年前,我以為高考結束就是幸福;時間回到 7 年前,我以為找份好工作就是幸福;時間回到 5 年前,我以為告別當時幽暗潮濕的生活就是幸福……我在一點都不幸福的等待中,迫不及待地希望那一天趕快到



詩人雁翼在敘述他的心靈第一次關於美的震動的時候,講了他的一次親身經歷:

在一座很大的寺廟里,在一次激烈的戰鬥中,一種從來沒有的感情和思想震驚了他!圍攻他們的敵人被打退了,但寺廟卻被敵人的炮火炸毀了。古老的柏樹,精巧的佛塔,美麗的佛像多被炸毀。更令人心痛的是一個年輕和尚的慘死。那是一個又巧又能的人,廟里的壁畫多是他的手筆,美麗的神態各異的佛像也是他塑造的。但他被敵人的炮彈炸死了,一雙靈巧的手被炸斷了。

許多和尚跪在他面前,合手合目念着經。那聲調是悲戚的,悲戚中又有一種說不明白的力量衝擊着人的心。

雁翼說,那個和尚本可以躲過那些炮彈的,但他捨不得離開他的那些塑像,他用自己單薄的身軀護衛着它們。他說它們是有靈魂的,不能讓它們孤零零地被炸掉了。

當時的雁翼也想跪下來,如和尚一樣念出他心里的聲音。那聲音到底是什么?他心里亂糟糟的,也一時弄不明白。但突然有一個願望在他心頭涌現:“等趕走了日本鬼子,我也要出家當和尚。學他,把炸毀的佛像重新塑起來。”

雁翼過後被他自己的念頭震呆了:怎麼一個八路軍戰士想當和尚?

夜里在焚燒那個和尚屍體的時候,雁翼的心靈又一次受到了震顫:所有的八路軍戰士竟然在沒有任何命令的情況下,齊刷刷地站成一排,把右手舉起,對準了他們的太陽穴——那是戰士的軍禮!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信仰,那個和尚的信仰是他心中的佛,八路軍戰士的信仰是共產黨,兩種懷揣着截然不同的信仰的人卻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做了同一件事:向美行禮!

雁翼在他生命的後來選擇了詩,就是從那次震動開始的。他雖然沒做和尚做了詩人,而詩人的天職就是塑造美,修建和恢復被毀壞的美,從這個意義上講,雁翼了卻了當初的心願。

在這個世界上,詩人在用他們的詩句向美行禮,攝影家在用他們的鏡頭向美行禮,音樂家在用他們的音符向美行禮……

而我們呢?我們往往對美視而不見,常常和美擦身而過。

大自然的一片雲、一朵花,人類心靈上的善意和愛心,都是美的。一個淺淺的笑容是美,一個淡淡的問候是美,濃墨重彩是美,素面朝天也是美,只是這些美常常被日常生活的塵土遮掩住,就看你是否生就了一雙探尋美的眼睛。

這個世界需要美景,更需要美德。只有二者合二為一時,人間才是天堂。 文:朱成玉



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 LTD

8592 Darrow Rd,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大小壽地,各式墓碑,如果需要詳細資料,請打電話:**330-819-0277; 330-352-7788**

穴位從\$950 起,勿錯過良機!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

福人擇福地

福地福安

祖先安,後人樂

遠東紀念公園

全為福人備

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既可陰澤後人,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

來,仿佛人生奮鬥的終點不過如此,那樣直接簡單,只需要一個按鈕。

然後我就統統達到瞭,然後又迅速地將它們拋棄,尋找下一個按鈕。下一個一定是更好更強大的幸福。

終於有一天,我忽然明白,這不過是因為人生層出不窮地誕生出更怪更強大的病毒,我只好跟着它服用更好更強大的幸福抗生素

前一陣,聽一個朋友講起他的朋友,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忽然診出絕症,來日無多。他震驚之餘,取了全部存款,去了埃及,之後又遊歷了一些心儀之地,回到成都,發現自己還沒病發,又去醫院復診。得到的消息是,上次是誤診,他還能好好地活下去。

類似的故事,其實我們以前也聽過。大家覺得人生一大不幸是死前錢花不完,更大不幸是錢花完了又死不了。也有人因此去跟醫院打官司。這位中學歷史老師並沒有去跟醫院大鬧,反倒是覺得很值。經歷了人生的極端體驗,還遊歷了自己向往的地方。他說:要不是這次誤診,他會一直沒勇氣去旅行,會一直拖下去。

這個故事也很像現在網上流行的段子。段子說:“假如世界末日來臨,最後一天,白羊座會搶劫銀行,金牛座要吃破肚皮,雙子座瘋狂玩樂,巨蟹座會和家人守在一起,獅子座要盡情揮霍,處女座則鼓起勇氣去向愛人表白,天秤座要把自己打扮得最漂亮,天蠍座想盡辦法逃離地球,射手座要去裸奔,摩羯座要豪華離世,水瓶座開始環遊世界,雙魚座要和愛人度過最浪漫的一天。”

流浪到哈佛



學了。

她母親的名言是“總有一天,生活會變好的”,然後她一整天的時間或者用來嘔吐然後被女兒照顧着,或者繼續沉湎,臂膀上布滿針孔痕。莉斯 15 歲時,她母親發現自己 HIV 檢測呈陽性,她患上了愛滋病,之後很快就過世了。

當莉斯的爸爸付不起房租然後搬到流浪者收容所後,莉斯流落街頭。她的妹妹在一個朋友家的沙發上落了腳,而莉斯則有時睡在這個城市 24 小時運行的地鐵上有時睡在公園長椅上。

起初,她覺得自己是個不安分子和受害者,但是後來,她頓悟:“就像我媽媽以前那樣,我總是對自己說,‘有一天我會搞定我的生活的。’可當我見到我媽媽直到死還是沒能實現自己的夢想時,我明白了,我做出改變的時間要么是現在,要

就永遠不可能了。”

一場煙水蒼茫

夕陽下何必數,幾度悲歡離合,夕陽後說不清,幾許愛恨情愁,緣淺情深知多少?吻錯了春風,牽錯了你的手,淚水和緣份悄然交錯而過。是誰輕輕拋來無花果,又是誰無語的揮揮手。

這條路早已失去了方向,人生本匆匆,走走停停,唱首悲歌又何妨。我悲愛像破扇,左扇右扇都是空。我恨情似破鏡,東補西補難重圓。暮然回首,鏡花水月,一場煙水蒼茫。

劉天擎 6/18/2011

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 主編: 浦瑛
總編輯: 劉元華
版面 / 網頁編輯: 程 BEN
移民法律顧問: 黃唯

撰稿人: 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
匹茲堡責任編輯: 潘嵐
哥倫布責任編輯: 陳青杰
辛辛那提責任編輯: SAM YI